

四書松陽講義



松陽講義卷之五

吳縣鼎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章

這一章分別政刑德禮之效與人看蓋爲當時專尚政刑者發欲其知所重也人君爲治未有不欲民之善惡民之不善者故無不有以道之亦無不有以齊之但操術不同功效各異路頭一差而風俗由之而殊氣運由之而變不可不辨也有一種重在政刑的

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專在法制禁令上着力懸於象魏布於始和極其精明極其嚴密這個政未嘗不好及民未能盡善則又有刑以一之小則鞭朴大則刀鋸當輕而輕當重而重這個刑亦未嘗不好但民迫於政刑自然勉強爲善而不敢爲惡只是求免於法已耳未嘗知孝弟忠信之可樂也未嘗知貪淫詐僞之可恥也即使政常如是刑常如是風俗亦日薄氣運亦日衰况政刑必有時而弛則免者未必其終免也有一種重在德禮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務在躬行心得上着力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言則有物行則有恒這個德已足興起人心了及民未能盡善

則又有禮以一之吉凶軍賓嘉各有其制宮室飲食衣服各有其度煩簡得宜文質得中這個禮又足籠攝人心彼民化於德禮莫不知善之當爲而不善之不可爲非特皇然知恥已也而且有規矩準繩之可據有蕩平正直之可由即使繼之者未必皆有德未必皆有禮而風俗之已厚者猶不可驟變氣運之已隆者猶不可驟衰况常以德禮撫之恥且恪者豈有艾耶這兩種效驗如霄壤之不侔而天下之論治者猶以政刑爲重德禮爲輕政刑爲急德禮爲迂豈不可怪也哉雖務德禮者未嘗廢政刑然德禮本也政刑末也所謂有關雉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是豈可恃恃也哉更有一說夫子所謂政刑尚是三代時之政刑然且不可恃若春秋時管子作內政子產鑄刑書則其所謂政刑者先非矣不待與德禮較而後知其不足恃也又况春秋而後如申不害商鞅韓非之所謂政刑使夫子見之當如何慨歎哉自漢而後顯棄申商之名而陰用其術者多矣人但見其一時天下懾服莫敢犯法以爲識治體而不知其遺禍於後者不可勝言皆未嘗深會夫子之意也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斯得孔門家法矣學者平日讀書須將聖賢此等言語從容玩味使渾渭之辨了然胸中一旦達而在上然後能審取舍而殘忍刻

薄之說不得而入之不然自謂聰明才力過人適足貽禍於世道而已可不懼哉

按此政字與爲政以德之政不同爲政政字虛此政字實玩注中自明

按禮字在制度品節上說不在君身上說

大全朱子謂專用政刑是伯者之爲此是朱子淺

一層講愚意更須看是何等政刑有王者之政刑

有伯者之政刑此章似不止是王伯之辨

新安陳氏謂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

子曰吾十有五章

這一章夫子自敘一生之學以爲學者法。要看總注不躡等而進不半塗而廢二意。程子謂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朱子謂必有獨覺其進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托是補程子之意。蓋聖人之學雖本天縱然亦由積累而成。但比他人積累得快便謂之生知安行。便謂之有始有卒。不是全不費力。特虛設此境界以引誘人也。亦不是另有直捷工夫故意隱之而以遲鈍者示人也。通章先要認這個學字是學個甚麼。講家有以心字貫者有以天字貫者有以矩字貫者然這三字先難認。若認得時隨拈一字皆是實理。若認不真時隨拈一字皆是外道。注云此所謂學

卽大學之道也。說得極分明。故欲識這個學字須先熟玩大學章句或問方不認錯。認得這學字了方可去看志字。朱子謂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蓋此志卽是憤忘食樂忘憂的起頭處。自此以後十年一進只是就中提出個大節候耳。其實息有存時有養便息有進時有益不是直到十年忽進一境也。立是於道理大綱上守得定便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象不惑是於事物幾微處皆信得真如漆雕開云吾斯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也。知天命又是於這道理上見其所以當然之故。朱子語類謂譬之於水

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是也。晚村謂是先有這件家伙。知天命只是曉得這件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說得尤妙。這天命論指理言不兼理氣耳。順有二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此是聲之善者。一入便通。誠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此是聲之惡者。一入便通。只是天理爛熟耳。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無意必固我境界。常人隨心所發皆是意必固我。聖人隨心所發皆是天理。亦只是一個熟耳耳。順是理會得熟。從心是運用得熟。通章依大全朱子志學是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是知之至。立是行之始。從心是行之至。總是愈久

愈熟。若更加數十歲境界。必又不同。不是至七十便畫住了。或疑知行不應盡開。然論工夫則知行並進。必無十年一知十年一行之理。論得手則知行有辨。有得力於知之時。有得力於行之時。朱子之說不可易也。學者看這章書。要曉得學無別法。只是循序而不息耳。能循序而不息。則雖聖人地位亦可漸到。人所以不能知聖人。不是天資不如。只是學不如耳。學須先立志。有了這志。自然欲罷不能。顏曾所以亞於聖人。皆是從這志做起的。若沒有必爲聖人之志。終日講學亦不濟事。

按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之川流。知天命是大

德之敦化愚意不惑是知其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不是小德太德之分小德太德總在知天命內一本貫萬殊便是小德川流萬殊原一本便是太德敦化

時文中有言夫子隱其學之微始微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示人呂晚村極辨其非謂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證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次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功夫下悟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此

條辨得最好或疑夫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非兩種接機乎不知語上語下只是高卑遠邇淺深生熟之分並不是兩個道理兩個工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這一章是抑揚其詞以見顏子之能明道是問一知十的真面目所謂語之不愔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皆在其中時文看作始疑終信又看作始終測量他不出者皆謬注中深潛純粹是形容顏子的氣象這氣象是由資稟亦由學力深潛是知上氣象純粹是行上氣象而總之所以能默識心融能足發之本領

也未要看其不達足發且須看他這個氣象有了這
個氣象方纔能聞聖人之言而心解力行所以終日
問淺言深言精言粗言顯言微言通言遠言不知說
了許多話只見他有聽受而無問難像個愚的一般
及退省其私動靜語默間無非是夫子之道凡夫子
所言淺深精粗顯微遠近一一皆能發明若非終日
言之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安能如此世間那有這
樣一個愚人此夫子深贊顏子以爲及門之法今日
學者讀這章書要有益於自己方好顏子之默識心
融此是一時勉強不得的必須先學他深潛純粹的
氣象深潛純粹由天資者亦是勉強不得的其由學

力者則固人人可幾及也顏子之學只是專心致志
做博文約禮工夫故深潛者愈深潛純粹者愈純粹
便能深契聖人之言今日學者誠能學顏子之學則
不深潛者可深潛不純粹者可純粹何難直造顏子
之域初時不必如他不達有疑必問有問必審反覆
論辨不厭其詳雖未能觸處洞然就其所知必見之
行不可只在口頭說過只管竭力去做博文約禮工
夫積累久後日熟一日聰明自然日開氣質自然日
變人欲自然日退以此去看聖人之言自然如雪解
冰釋無異顏子之不達足發矣要知顏子雖是天資
高亦決不是初見夫子時便能不達足發亦必是以

漸而進學者切勿謂顏子全由天資非吾所能及

退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注云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恐是以燕居獨處說不盡私字故又益以下句謂不但燕居獨處凡非進見請問之時皆是存疑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朱注意也至太全朱子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內有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後省乎此私字之葛藤當辨也高新鄭云聖人

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歟非也其喜之也深故稱之也婉此因省字近於窺伺故如此幹旋然師於弟子微察其受教與否亦何害但不若世俗之窺伺耳堯之于舜何嘗不試此省字葛藤之當辨也

子曰觀其所以章

這一章聖人論知入之法不厭詳細蓋看人之善惡分明然後可定取舍是道理合當如此無傷於長厚呂東萊謂待人欲寬論人欲盡是也知人原不是易事其實非人之難知只是不細心去看耳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觀

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欄柄。舉陶所謂載采采是也。然或有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爲己爲人之辨也。然又有所由雖善却不是其心之所樂。勉強於一時不能不作輟於後日。吾不能辨。或因其始而信其終。終必悔之。故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勉齋黃氏曰。觀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爲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

這一條說得最明。然須知這三句亦不止是三項人。如同一所由之善而善之淺深分數却有許多不同。須下一辨。他出來。然這等樣精詳却又不是用億逆。只是一個先覺不是操術。止是據理講家。謂不以己意觀之。只因物付物是也。人焉廋哉。二句要看得好。不是誇張其效。言人雖善匿至此。却無處躲避。猶之權度設而人不可欺。以輕重長短。然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路之險巇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者。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又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人之道。則不然。一善可取不忍棄也。豈以其所由所安之未善而盡舉而廢之。

也哉。又須看程注知言窮理四字。此是知人之本。所以補本文之意。若不是知言窮理而徒欲視觀察。則人之善處者。安知不反借我之視觀察。以愚我用心。愈苦人品愈淆矣。更有一說。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蓋自修之功。更急於知人也。若自家滿身病痛。却汲汲要知人。無論未嘗窮理。知人無本者。不足言。卽於理上窺見得一二分。于人亦知得一二分。然却掩不得自家病痛。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將聖人觀人之法。先去自觀。所爲果有善無惡乎。所爲善矣。意之所從來者。果盡善乎。果心安意肯而非勉強乎。苟有纖毫未善。須痛自滌濯。使徹內徹外。無一毫

不可令聖人見方是切已學問

察其所安之安。與中庸安而行之之安不同。這箇安在勉之前。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

此章是就善中看出。不善觀過章是就不善中看出。善此章是細密看法。胖子章是直捷看法。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這學字與學而時習之學不同。學而時習之學兼學問思辨行在內。這學字與思字對說。則除出思了。這學字與中庸博學之學又不同。中庸博學之學只是讀書。此學字只除出思字。包得問辨篤行在內。罔外。程子注是將學字泛說。不是正講。此章學字太抵此。

章正意只是說學思二者不可偏廢然其實不思也
叫不得學不學也叫不得思故又引程子之言置於
圈外所以推廣此章之義也如此講這一章書儘明
白了只是要想學是學個甚麼思是思個甚麼今日
學者讀幾篇濫時文就算得學麼做幾篇濫時文就
算得思麼這幾篇時文朝廷以此取士許多賢士大
夫都從此出身如何算不得學算不得思只是要有
本領本領工夫一在多讀書五經性理通鑑皆是要
熟讀精思的一在身體力行聖賢說話句句要在身
上體認要在身上發揮不可只在口裏說過有此本
領遇着題目做出文字來自然與人不問故時文者

所以考諸生之學思不是教諸生就以此當學思也
若無這本領終日只在時文裏做工夫遇着題目盜
襲幾句套語勉強敷衍成文縱然敷衍得好亦只是
塗飾耳目之具要他何用故這章書先要認明所學
所思然後再去看不學不思之弊

子曰由誦女知之乎章

這一章集注謂其無自欺之蔽遠個自欺與大學自
欺有別大學自欺是指能知而不能行說是誠意因
事此自欺是指雖不知以爲知說是致知內事須要
分別子路爲人患信果決誠意章自欺他却能不起
而致知格物工夫未至往往於不明盲處乃錯認以

爲知遠不是有意掩護只是用自家意是去穿鑿亦是自欺此自欺他却易犯夫子欲其做致知格物工夫然這個自欺病痛未去却難下手故致知格物莫非知之之道而在子路身上高矮一層只是去自欺之蔽是一個要緊方法是以急呼而告之使其虛心體認必真知者方纔自認爲知苟不知者即自認爲不知不要一味主張自家意見這個清楚就是知了以此心去做致知格物工夫便不難了夫子悅聞之未信而許賜之不如皆是這個意思切不可謂是知也此外更無工夫朱子注中云由此而求之又自可知之理此一句最說得明白自明季王陽明一派學

問興都謂真知之外更別無知此是夫子欲掃去聞見話頭而反以朱注爲支離此等邪說今日學者不可染一毫在胸中更有一說當日子路是箇好勇的人其病在主張自家意見太過故有強不知爲知之患今日學者病痛又不是如此自家也沒有意見只是看得幾句傳注畧見他的皮膚不曾細去玩味不曾在家身上體貼只要做得文字便罷了此則未嘗要求知不但強不知爲知也如此用工雖終身讀聖賢書不免爲俗漢卽僥倖竊取富貴亦必爲君子所鄙薄大家須要努力

子張學于祿章

這一章教學者不以干祿爲念可見聖門之真學蓋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苟一心以爲學又一心以干祿是學皆爲人不是爲己千古聖賢學祿必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始一涉於爲入便是俗學不是正學縱然僥倖得祿而根本已壞所得不足償所失矣聖人教人必先使打破這一關未有這關打不破而可稱學者也然這關最是難破聖門高弟雖莫不知爲己之貴而不能不微有夾雜如子張才高意廣而於此却不能不差一針其病痛伏於隱微之間必有發露於詞色者夫子窺見其微急欲掃去他這干字故舉正學告之而祿之不當干自見

多聞見闢疑始慎言行皆學之當然者也聞見二字朱子有二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一云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皆可通聞見寡陋不足以爲學故夫子自言好古敏以求之而教顏子亦必先博文便是這箇工夫然聞見既博而疑殆不闕則或失之麗難故必須精以擇之而闕其未信未安者如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也然疑殆雖闕而其餘之不疑不殆者亦未可遂自恃也如唐房琯宋王安石之徒未嘗不原本經術涉歷世務而議論頗僻措置乖方皆是自信其學貽禍蒼生故又須慎這三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能就這三件

上着實用力。做得到時。雖爲聖賢。無難。卽未能到。亦不失爲寡過。言焉無鄙倍。而尤焉者寡矣。行焉無愧怍。而悔焉者寡矣。是其爲學。只是潛修於內。並無一念及於祿。所謂爲己而非爲人者也。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者也。然祿者。原朝廷所以待天下之學者也。學而至於寡尤寡悔。則在我已有得祿之理。幸而遭時顯達。祿固在其中也。卽不幸而終身不遇祿。亦在其中也。遇不遇。聽之天與人而已。何以干爲哉。此不是以祿欲動顏孫。正見干之不可耳。夫子張之干祿。特畧有其心耳。非如陳代之流。思枉道以求合也。亦特因學而念及於祿耳。非如後世之士。全爲

干祿而學也。然夫子病之已如此。可見學不可一念涉於干祿。古之聖賢。身居富貴。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嘗有一毫希覬之念也。自聖學不明。士東爰受書。便從利祿起見。終身汲汲。都爲這一個祿字。差遣一部五經四書。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得去。便罷了。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真是可厭。今日學者。須先痛除此等念頭。將根腳撥正了。然後去用工。纔是真學。不然。卽讀盡天下之書。譬如患病之人。日喫飲食。皆助了這病。毫無益於我。

聞見分配言行。亦是互文。非聞必屬言。見必屬行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這一章見人君以知入之明爲急民之服不服其機全在乎此不是威嚴權術可以服得謝氏注云好直而惡枉者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說此章本文之意最明又曰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推此章言外之意尤明太全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此又就哀公時勢推論得尤妙先儒所以發明此章之義備矣但要曉得直不是一樣而枉不是一樣枉其力量各有大小之不等其性情各有

剛柔之不同須要一一辨得分明舉不是一樣舉錯不是一樣錯看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舉如何樣枉便應如何樣錯須要一一行得恰當若高下淺深稍不分明輕重寬嚴稍不恰當雖未嘗不舉直未嘗不錯枉民如何便服不必說到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然後人不屈也然這箇病痛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到蓋居敬窮理缺却一分便有一分病痛若工夫到時自然分寸毫釐不爽中庸言知人本之知天正與此章意思相表裏至就哀公時勢論之當時舉錯之權既不在哀公而夫子告以舉直錯枉其深意妙用固未易窺測然意當時必確有直可舉有枉可錯非

三家所能阻者未至如周赧漢獻之不可復爲也然則魯之不振非三家之咎特哀公無知人之明無居敬窮理之功耳故知人者萬世治道之綱居敬窮理者萬世治道之本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將居敬窮理四字細細體認人君非此無以治天下儒者非此無以成德業不居敬則心不一不窮理則心不明以不一不明之心一旦出而任天下之事賢奸雜至於前其不顛倒而錯謬者幾希蘇子瞻不知此乃曰知人之明不可學知人之明豈真不可學哉

時解謂民之服不服只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此亦是說得亦

如此講

季康子問使民敬章

這一章見移風易俗之本在上不在下康子之問胸中便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意思夫子之答便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規模臨之以莊三句卽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也先要曉得敬忠以勸不是可以強得民的以勢壓之勢有時而阻以術誘之術有時而窮卽能強其外面敬忠勸不能必其心之敬忠勸也卽能暫時敬忠勸不能得其常敬常忠常勸也欲民之敬必上先臨之以莊這箇莊字是爲人上者所最難完全的位高則易驕驕則肆祿厚則易侈侈

則蕩嚴恭寅畏之說既以爲迂而不屑爲衣冠客貌之間又以爲細而不知檢民安能不傲上也故上之所當務者莊耳若夫敬與不敬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忠必上先孝慈這箇孝慈是上之人所最難兼備的志在功名則定省溫清之節不能無缺躬居廊廟則閭閻疾苦之情不能周知况祖父之所爲常不便於已則悖之而不恤百姓之所苦或反甚便於我則虐之而不顧民安能無二志也故上之所當務者孝慈耳若夫忠與不忠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勸必上先舉善而教不能這箇舉與教是上之人所最難周到的善者都不工於逢迎

故往往爲上所厭不能者都失於遲鈍又往往爲上所棄无我之意氣與善者不相投則善者亦不棄爲我舉我之心思不曲體不能則不能者或反苦我之教民安能皆奮興也故上之人所當務者舉與教耳若夫勸與不勸亦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天下未有不感而應者亦未有感而不應者果能盡乎上之所當爲則雖在我無計功謀利之心而三者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蓋敬忠以勸原是人之心人人所固有的只因向來無以感之則這一點心便錮蔽了今見上之莊便撥動他的敬心見上之孝慈便撥動他的忠心見上之舉與教便撥動他的勸心撥動

得一分便有一分發出來所以撥動之者愈至則其發也愈盛就如泉源之在山石間一般去其壅塞則汨汨滔滔有不可禦者矣此雖夫子一時告康子之言緊切康子病痛而萬世治民之道皆如是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是這個道理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凡事皆當責己不當責人日用常行之間皆如是又不但治民爲然至於莊孝慈舉教這幾箇字都要求其根本節目若只空講過也不中用根本則在一個誠字夫子所謂主忠信也莊之節目則須將曲禮玉藻諸篇細玩古人容貌顏色辭氣之妙孝字則要將孝經反覆玩味慈也舉也教也則須把周禮

一書熟考其教養之方與夫用人取士之制方纔這幾箇字都見實際有下手處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爭有兩樣有用力爭是一種粗暴的人有用智爭是一種機詐的人所爭亦有兩樣有趨勢競利之爭有矜已傲物之爭大抵世間多事都從這爭字生這爭字不是到爭時始有平日勢利之念矜傲之氣隱然伏於胸中外邊雖不見有影響一遇着可爭之會便發出來不可禁遏或恣睢暴戾或使乖弄巧此等人在朝廷則壞一世之風氣在鄉黨則壞一方之風氣其身爲小人又不待言矣真可歎息若夫君子平日

讀書養氣一毫勢利之念矜傲之氣不留在胸中。自內及外只是一個恭遜也不恃氣力也不使乖巧。遇着事來順理而行。依然是這個恭遜。卽當利害得失關頭只是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爭之有。卽有種時候關係民生利病學術異同衆議紛紜是非可否混然無別不得不爲之分辨不得不爲之救正如孟子之闢楊墨司馬溫公之論新法看來却像個爭了。然慷慨正直之際而恭遜氣象未嘗不存。如射之揖讓一般。此等君子真是維持世道之人在朝廷則爲唐虞之都兪吁咈在鄉黨則爲洙泗之間閭侃侃吾輩今日講這章書須要自省胸中有一毫

勢利否有一毫矜傲否這一毫不要看小了。他這便是敗壞世道之根。這便是君子小人之分。須猛力拔去斬盡根株一味恭遜臨事方能不爭方不愧這個君子。然不是讀書養氣則這樣病痛一時也難盡拔須要猛省於一時講究涵養於平日兩路用功纔能到得努力努力至若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默自守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闊然媚世將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托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入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

皆不可不辨

子曰里仁爲美章

這一章論擇居之道而見爲仁之不可無輔大抵爲仁由已而薰陶漸染之益必資乎人故夫子謂子賤則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與子貢論仁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教弟子則欲其親仁論擇居則曰里仁爲美蓋前後左右皆非仁人雖有仁焉者寡矣前後左右皆仁人雖有不仁焉者寡矣今有擇居者於此將以助吾德者爲美乎抑以損吾德者爲美乎將以長我私者爲美乎抑以克我私者爲美乎此易辨也故里有仁厚之俗者此仁人君子所

深喜而樂就者也仁則必朴實然愈朴實愈美仁則必平淡然愈平淡愈美無功利誇詐之習則我之氣質不覺其日變無新奇可喜之行則我之耳目不患其或移以其迹觀之或未見其美也以其實考之美何如乎然而難言之矣聞仁之名而尊之者比比皆是也觀仁之實而樂之者十無二三焉矧於氣質者以類其氣質爲美溺於習俗者以類其習俗爲美所喜者浮華則觀仁之朴實而厭矣所趨者熱鬧則觀仁之平淡而厭矣道義之味不若功利之味中正之行不若新奇之行故有一仁俗於此有一不仁之俗於彼其不處此而處彼也必矣或明知其爲仁而不

樂處之或并不知其爲仁而不肯處之雖強之使居亦且疾首蹙額若不可以終日然其人皆自謂擇之不爽自負爲聰明過人者也夫子爲指而示之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與論子賤告子貢者同一喫緊爲人之意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一居處一交友皆關係我之德凡擇居取友必視其仁不仁勿以其便於已而取之勿以其不便於已而棄之取舍不爽則成德有資而造於仁不難矣爲仁之事雖非一端而此其首務也

太全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

以成其德則血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按則恤是里仁中所必有亦是一美處然此章却不重在此

明季講家多將此章作寓言與孟子所引丁例看然注却不作寓言蓋孟子是斷章取義難以例此雲峰胡氏曰集注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丁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按此仁字本淺但欲取以爲輔仁之資所關却大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這一章見人當全其本心之德本心之德全則外境自不能奪大抵天下之人多被境移境能移得我只

是自家脚根不曾着實脚根不實只是不知有本心之德何謂本心之德仁是也仁也者是天所賦於人的全理稟之爲性發之爲情言其爲萬物所不能並則曰尊爵言其爲萬物所不能搖則曰安宅言其具四端備萬善則曰廣居言其爲人心所固有則統謂之本心這箇本心原是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的但人雖共有此心不能不爲氣稟物欲所拘蔽由是這天所賦之理封錮於內遂成一不仁之人既爲不仁之人則胸中毫無自得便覺物重而我輕物大而我小物能制我我不能制物故一處大約其心便不勝其屈何无久處一處夫樂其心便不勝其侈何无長

處必濫必淫固其所矣此等人以一身言則敗名喪節之事將無所不爲千態萬狀皆從此不仁做出來以一世言則傷風敗俗之事將無所不爲千奇百怪皆從此不仁做出來人但見其下心稍差未有大害不知其可危如此然則人可須臾離仁哉仁上虧一分則物累便重一分仁上得一分則物累亦便輕一分誠於仁的王夫做熟了心與仁一不待思勉而所爲皆義理是謂仁者仁者則隨所往而皆安於仁固非約樂所能移也卽未能到仁者地位心猶與仁二而於仁的道理看明白了知有是非求其是而去其非是謂知者知者則隨所往而皆利於仁亦非約樂

所能移也。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便是安仁內事。如原憲環堵，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便是利仁內事。安仁利仁而處約，卽所謂貧而樂安仁利仁而處樂，卽所謂富而好禮。說個仁者知者，似乎迂濶，然不如此，便不可處約樂，便不成人品。所以聖門之學以求不爲急，子思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亦卽是安仁利仁之謂。學者讀這章書，要急將此心放在天理上，未能安仁，且須利仁，見得這一邊重，那一邊自輕。這一邊大，那一邊自小。約樂之境，雖能牽制人，却牽制我，不得者不在這條路上走，便風吹草動，到墮落地位，却咎境之累。

入是豈境之過哉

按丘月林先生講此節云：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后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意，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這一章集注將上二節作取舍之分明下一節作存養之功密西山真氏又就下一節內將終食不違作存養細密工夫造次顛沛必於是作存養至細密工夫皆說得十分明白但將先儒之言反覆玩味一章之間架了然矣只是要細想審富貴是如何樣審安貧賤是如何樣安終食無違是如何樣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是如何樣必於是不義之富貴誰不知是不可處者亦有本分所當得之位而加一分干求加一分躁急便是不以其道本分所應得之利而加一分較量加一分急迫便是不以其道故道字之借徑最多道字之界限最嚴必一一辨得明白方纔是能

審非分之貧賤亦有知其當安者然非分二字難輕說如吾之文章好不應貧賤然文章能如韓柳歐蘇乎未能如韓柳歐蘇則貧賤猶是吾分也吾之學問好不應貧賤然學問能如周程張朱乎未能如周程張朱則貧賤猶是吾分也故自入視之謂不以其道自吾視之皆是以其道必一一看破方纔能安至於終食無違仁不是教人在杳冥昏默處求只在動靜語默間舉一念必在天理上行一事必在天理上便是不違仁了平常之時如此造次顛沛之時亦如此時有常變心無常變此不是另有一法可以駕馭得只是平常時做得熟了卒然處變此心自然不動無

所疑惑無所恐懼所以能必於是上一節言取舍之分猶太學切琢工夫末一節言存養之功猶太學磋磨工夫學者誠能將此章反覆玩味身體力行資質渾厚者便可成一好仁之人資質剛毅者便可成一惡不仁之人初時深知篤好便是利仁的人久而無適不然便是安仁的人仁豈遠乎哉

先儒之言有當善會者此章取舍存養皆是合內外工夫大全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存養之功在內此只是因取舍在外邊着力多存養在內邊着力多故偶如此分其實皆是內外合一的不可泥看若說取舍全在外則取舍豈不本正心誠

意乎若說存養全在內則存養豈離却處事接物乎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這一章是夫子要人用力於好仁惡不仁的語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又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先儒於此說得極明明李講章欲作一人看是誤說此二等入注云是成德之事蓋不限定是由天資亦不限定是由學力總之這樣人其性情雖不

同多是假成一箇人品了。所以夫子要見他。然曰好則必是無以尚。曰惡則必是不使加。皆必自慊而不自欺。皆有一段至明的識見。至健的力量。方纔是真好。方纔是真惡。這樣人最是難得。非真難得也。仁者吾心之德。好之惡之亦在我而已。只是吾不肯用力耳。果能用力。未有力不足者。用力如何。一要立得志。定胸中分別天理人欲。不使絲毫糊塗。一要養得氣。盛身上實能存理遏欲。不使絲毫夾雜。這二件工夫。志尤要緊。故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夫子說至此。所以開示學者至矣。又恐天下有自誤於用力而力不足者。或垂成而止。或半途而廢。謂是限於力。而不

知只是自暴自棄。天下豈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故復申之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此是隔了再下一鞭。無非欲其猛去用力而已。學者切不可負了聖人這一段意思。看後邊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我見其人矣。注云。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朱子又嘗云。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可見夫子初時未見到後來。及門之內便有這一種人了。是夫子造就人才之功。而用力而力無不足亦愈可知矣。今日吾輩誠能先定了一個志。我必要做到這樣人。將天理人欲。細細分別明白了。是天理自然捨不得。是人欲自然來不得。起初或不無勉強工夫。愈久愈熟。

不知不覺到成德地位。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再看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之未見。次言用力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此又是一樣講。若欲依此。則講末節。當云。天下亦實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此項人。雖或垂成而止。或半途而廢。然猶愈於自盡而不進者也。雖同一自暴自棄。而自暴棄於垂成半途之時。與初頭便自暴棄者。有間矣。然此等人。今亦難得真可歎息。大抵世上人。看得仁是箇迂遠不急之物。莫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肯上這條路。就是

好的了。故夫子并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思之也。如此講。亦於理無礙。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這一章言不可以過棄人。所以開人自新之路也。蓋人不能無過。如迫於時勢不得已而冒天下之不韙。若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爲管叔受過。孔子之爲昭公受過。不知者或指爲過。然是皆出於無可如何。便是理之當然。算不得過。這固不必論了。所謂過者是實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不及檢揆之。於理實是過了。然豈可因此遂盡舉而棄之哉。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程子所謂君子常失於

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是也。蓋由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厚與愛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絕，是不可不分別觀之。其偏在薄與忍者，其人固不足取矣。若偏在厚與愛者，其人原是仁厚的人，只是學問有淺深生熟，未能到中正地位，所以有這樣過。雖是過了，其一段慈祥愷惻之意，却不可沒了他。裁而正之，使其見識日擴，工夫日密，歸於中正，則此等人皆是扶持世道之人，豈可因其一時之過而遂棄之哉？此是聖人一段好善的念，於有

過中看出人的好處來，不是說過不妨，亦不是說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只是恐人以過棄人，故如此分別言之。然只就仁上說，何也？豈蘇子瞻所謂仁可過義不可過乎？是又不然。仁義皆是不可過的，其過也亦皆是不可棄棄的特。此章夫子偶就仁言之耳。故朱子語類曰：此段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於廉於嚴，小人過於私於貪於縱，此是因入而發，說得最明。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修己與觀人不，同若論修己，則過是不可一毫有的。若有一毫過當處，雖出於慈祥愷惻，然非中正之道，亦是吾見識未到處。是吾檢點未到處，皆是學問病痛，必須如芒

刺在背。負罪引慝。省察克治。必去之。而後已。所以夫子平日說過。則勿憚改。說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而於欲察其過之伯玉。不貳過之顏子。則歎賞不已。何嘗肯教人自恕。若論觀人。則不如此。瑕瑜自不相掩。雖親以觀。由察安考之。之法極嚴。而待之之心甚恕。其黨未分之前。可以過決之。其黨既分之後。可以過諒之。若只論其過。不過不論其仁不仁。使君子與小人同棄。此非聖賢觀人之道也。

按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此章之過。只是偶不及檢者。大全劉氏雙峰饒氏皆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看作勢不得已了。此原非正意。明季

講家多主之。誤矣。

大全雲峰胡氏謂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此說極是如此。說方是爲以過棄入者。發程註尹註雖俱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邊。但明季講家遂有謂此不是觀仁不仁。是觀仁之不同處。則穿鑿甚矣。是非雲峰重君子邊意也。

朱子語類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此仁字較淺。按朱子此條大全不載。然却甚要緊。今人講此章多混者。只是將此仁字看深了。

禮記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

仁可知勉齋黃氏謂如此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恐非聖人意然則禮記之言非平日禮記之言本不如此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自陳氏集說以論語之言解禮記遂兩失之明季講家便謂仁者纔有過可見不仁者直是無過可見與其爲無瑕石寧爲有瑕玉多講到惡鄉愿去與此章差以千里矣不知鄉愿之無非無刺亦豈是真無過只是人看他過不出耳安得謂仁者纔有過過兼心迹作畧迹原心看者非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這一章見君子處事之妙自古天下之事經君子處置便可久可大不經君子處置便偏僻固滯這不是君子之才高只是於適莫與義之間架認得明白耳太抵天下之事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定之理若不問其理之可不可一味要做這叫做過一味不肯做這叫做莫這適莫不是兩種人適在此便莫在彼如圖柔緩急寬嚴動靜之類主意在這一邊便不肯在那一邊要走東便不肯往西總是個一偏之見若理之所當然這叫做義義與適莫大不相同存疑謂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人於平日未嘗有精義之學辨得不真又未嘗有集義之功行得

不熟一旦臨事欲立主意不知不覺走到適莫一途去了或牽制於利害則適莫生或拘囿於氣稟則適莫生或膠固於學術則適莫又生適莫於事前則事之成者可壞適莫於事後則事之壞者不可復成如王安石必欲行新法而不肯守常是適莫也如漢文帝必欲用黃老而不肯從賈生改正朔易服色亦適莫也從古來天下被這適莫兩字壞了許多事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於天下事無有適而必爲之念也無有莫而不肯爲之念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爲則爲雖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適也義不當爲則不爲亦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莫也

毅然確然認定一義不敢絲毫走作這比義不要看做是圓融模樣君子雖不專守經亦有達權通變之時然當守經而守經固是毅然確然當通變而通變亦是毅然確然無處不有一定之理此是贊其有定見定力不是贊其無成心是惡偏執者之不合理而欲以義正之不是惡偏執之有成心而欲以義融之明季講家謂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添着意思依此說則不論理而只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謝註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者也其說甚謬又這比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然臨事亦不可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比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

良知家話頭皆謬說也。學者讀這章書，既明了適莫與義之辨，須思如何能去得這適莫，如何能合得這義。此不是下日可到的精義。集義工夫深了，方纔有這箇境界。若不曾做得工夫，臨事思量合義，這便是告子之義襲，自以爲義，却仍落在適莫內去。學術一錯，遺禍天下，不可不慎。

子曰君子懷德章

這一章分別君子小人趨向之不同。欲人知省察也。雲峰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都指其所爲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爲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

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爲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注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此二條發此章太旨，已極明。但要思想聖人所以將這君子小人分別示人者，其意何在。蓋這君子小人不過任其心之所好，所惡，時時注意在此，不知不覺下個已在君子路上，下個已在小人路上。使有人從旁提醒之曰：由這路走，纔是君子，自然不敢不走這路。又有人從旁提醒之曰：從那路上走，便是小人，自然不肯走那路。惟其沒人提醒，故有所走的路本不差，却

不能堅定。復走到差路上去。有所走的路已差了。却不肯回頭。到底撇却正路。蓋他若在外面。差了人。猶可指摘。在心上。差了人。不能指摘。到得他發見出來。病已成了。故聖人將這兩路分別。以示之。曰。如此則君子如此。則小人使人各自去省察。看我之所時時注意者。果懷德乎。懷土乎。十分懷德中。有十分懷土之念。不可不去也。果懷刑乎。懷惠乎。十分懷刑中。有十分懷惠之念。不可不去也。懷德。不是空空想。這個德。便思如何樣講求。此德如何樣涵養。此德。此德最易雜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最易蔽於物欲。如何可以克去物欲。懷刑。不是空空怕這刑。便思

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樣慎言。刑多。由行之不當。當如何樣謹行。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幾。當如何觀變。懷土。不必說到十分係戀。只是道義之念。不能勝其身家之念。名節之思。不能勝其爵位之思。當言者弗敢言。惟恐奪其所樂。當行者弗敢行。惟恐失其所有。懷惠。不必說到十分狼藉。只是正誼中。不能不參一分謀利之念。明道中。不能不參一分計功之心。君臣父子。不免懷利以相交。視聽言動。不免爲利所驅遣。這四種人。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又不如懷土之小人。固自有深淺。然天下只有義利兩途。既在這一條路上走了。

自然由淺入深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其終亦歸於一而已這四箇懷字與喻義喻利喻字要分別晚村謂喻是知邊事懷是意邊事愚謂懷有在喻前者有在喻後者喻前之懷象山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程子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爲好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一箇懷便是君子小人分途處今人說了君子誰不贊慕說了小人誰不羞愧然試內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麼卽就舉業論之今日大家讀書還是要講求聖賢義理身體力行上之繼往開來次之免於刑戮乎抑只要苟且悅人求保門戶求取功名富貴乎若只從保門

戶起見便是懷土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思是終日讀書終日只做得小人工夫這箇念頭惡了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拋却做內徽外做個小人便是將聖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人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習舉業時做起的豈不可歎須將這箇念頭撥轉猛力向君子路上走雖不必廢舉業只是要將得失之念置之度外一心只要講求此理身體力行不使墮落庶不負天地生我這箇人

沒有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輩。他天資儘好。費盡一生心力。只做成一箇無用之人。故這一箇器字。亦是最難得的人。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間一箇有用之人了。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而子曰。女器也。這原是喜他的口氣。夫子說這一箇器字。便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一箇器字。自然天資學問不敢亂用了。然器却有貴賤之不同。真的便貴。假的便賤。太的便貴。小的便賤。春秋天下也有許多有用的器。其功業赫然。天下亦多受他的賜。然却多是假的小的。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又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這樣器便使人可鄙了。子貢有見於器之不

同。故問何器也。而夫子以瑚璉許之。這又是極喜他的口氣。瑚璉乃貴重而華美之物。是真器。不是假器。是太器。不是小器。子貢之才。如可使四方。可接賓客。多是正諷明道作用。非功利誇詐者比。正與瑚璉之貴重華美一般。這瑚璉兩字。夫子又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兩箇字。自然覺一切權術作用。可鄙可賤。觀女器也一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一句。則知聖門之真學。總是三代以上人物。不是春秋人物。史記載子貢有魯亂。齊破。吳強。晉之事。純是戰國縱橫氣習。此是相傳之謬決。非子貢實事。若子貢果有此事。則是世俗所謂器。而非瑚璉之器矣。觀夫子

稱許之如此則史記之誣可知但此章本因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夫子告之如此則言外便見瑚璉雖美尚未是不器之君子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有所取以成其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局而未至於不器也其說亦有味特不可以此作正意耳學者讀這章書要想如何方成得器如何方成得瑚璉的器又如何可到不器太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疑不懼便是有用之器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無一毫徇外爲入之意便是瑚璉之器這箇工夫不息不要自足到得熟了便能不

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這一章當與雍也仁而不佞章同也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朱子謂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朱氏公遷曰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體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遠以爲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合此三條觀之則仁之體段可見而三千之未得爲仁不待辨矣孟武伯承繫子之家學略問聖門之論知仁之可術而未識仁體見三

子之在聖門所守者正義明道之學所用者存理遏欲之功故皆疑其爲仁而不知仁之未易言也初問子路夫子以不知答之而猶未信以夫子之論近於過嚴而聞斯行之之子路未可以日月至量之也蓋其見識尚在子路之下安能看得子路病痛出其視卒也粗則其視子路也重夫子謂若由也使之治賦則必堂堂正正雖伍兩卒旅之間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詐至於仁則不知也武伯問求問亦猶之問由也夫子謂若求也使之爲宰則必光明正大雖刑名錢穀之間亦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陋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若赤也使之對賓客則必文

質彬彬雖揖讓周旋之際亦必在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淺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蓋三子皆求仁而未
能仁者也自武伯視之則三子無一毫病痛自夫子視之則三子尙不能無病痛自武伯視之則三子已純乎天理自夫子視之則三子猶然理欲夾雜故日月至焉非夫子看不出或在或否非夫子看不出夫子非刻論三子也仁道固如是也武伯之問猶之陳同父以漢唐比三代耳充其論勢必將金銀銅鐵混而爲一不復知辨天下遂無仁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仁道至難當日聖門高弟何等樣志向何等樣工夫夫子尙不肯輕許之吾輩今日粗粗認得個

天理人欲路徑。去升堂入室地位。豈不甚遙。然又不可看得太難了。夫子不又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誠能如顏子之克己復禮。仲弓之主敬行恕。不要一毫放過。不要一息放過。由疎而密。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則仁之地位。又豈是終不可到的。明季講家。謂此章稱才。不稱仁。者。蓋以武伯有用入之責。只宜掄材。而器使。何必問仁。此說大謬。三個可使字。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其治賦爲宰對賓客。皆是天理上作用。但未可謂仁耳。絕不是世俗所謂才。所以可使若如後世之爲將爲吏爲太行。錚錚於時者。皆不可使者也。這三箇可使字。就

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此章只是論仁。並無器使意。後世天下敗壞。皆由不論天理。只管要用才。使貪使詐。才愈多。而天下愈亂。如何反將此等議論。混入聖人論仁之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道一章。是夫子以回進。賜然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顏子處。只在天資學力上。天資則有沉潛高明之分。學力則涵養不如顏子之粹。窮理又不如顏子之精。所以一則能聞一知十。一則僅能聞一知二。若子貢平日在聞見上用功。此則未嘗差多。聞多見原是聖門必用工夫。所謂博學於文。顏子亦是從此做進去。只

是顏子天資敏工夫密到得快耳。注中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不過是敏鈍之分。熟與不熟之分。非一錯一不錯也。這推測而知。內居敬窮理工夫都。有聖門弟子用功。未有不兩件並進者。子貢要到顏子地位。只是只嘗推測到得熟了。便是明睿別無他法。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夫子恐其不求復進。故以執愈進之。不是謂其與顏子有兩樣工夫。欲其舍此學彼。後來聞性與天道。聞一貫。原不過是這箇推測工夫。做到純粹。遂自得手。不是另換一樣工夫。然後得之也。自明季以來。講家講此章。却似子貢平日工夫都錯做了。故有謂承夫子執愈之問。而始悟其所

以不如顏子處。有謂承夫子執愈之問。仍在知二知十上較量。究竟不知所以不如顏子處。皆誤看也。此皆因姚江之學興。謂聖門自有一派直捷工夫。故每將顏子子貢看作兩條路上人。謂顏子在心地上用功。子貢只在知見上着力。真謬論也。夫子一聞其何敢望同之言。知其能自知自屈。遂不覺深許之。許之意。有謂學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者。此說似是而非。謂覺了退。纔肯進。覺了病。纔肯藥。如此說則可。若云便是進。便是藥。則似立地成佛話頭。不似儒者議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爲學最不好是下箇矜字。最好是一箇通字。常要看得自己不如人。

方纔有不得不進之勢。要想子貢是何等聰明人。尚且以不如顏子自歎。今日我輩又萬萬不如子貢。何處用得一點自矜之意。然但不自矜而已。亦不濟事。當日子貢自謂不如顏子。便猛力做進去。到問性與天道時。便與顏子相去不遠。今日吾輩誠自見爲不如人。亦當猛力做進去。就是顏子。也不要怕他。論吾目前地位。去顏子何啻霄壤。若能做得顏子工夫。便與顏子一般。何怕之有。所以傳說論學說一個遜字。又說一箇敬字。遜與敬。缺一不可。

聞一知十。不限定是一貫。若作一貫看了。則後來子貢承多學而識之問。不應有疑矣。此章一字與

一貫之一亦不同。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這一章見仁恕之分。學者當由恕以求仁。程注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朱子謂此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卽是生熟難易之間耳。熟的是仁。生的是恕。自然的是仁。勉強的是恕。程朱於此補出仁恕二字。已曲盡此章之義。今日只要想這箇不欲無加。既爲仁者之事。便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地位。便是老安友信少懷的地

孟子言性善卷六
位子貴如何却看得這樣容易。雖非自謂已能如此。然却似一蹴便可到的。只緣他不曾着實在這箇上做工夫。不知這個就是仁者之事。但見世上紛紛多故。皆由人我間隔。吾所不欲。無加諸人。世上便無一事不覺說得容易了。只此一言。便見他學力尚淺。若曾在這箇上着實用功。來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氣質一爲氣質所拘。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拔者。習俗一爲習俗所固。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除者。私欲一爲私欲所蔽。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是雖刻刻存養。刻刻省察。竭力推致。竭力擴充。尙恐未能盡融其渣滓。未能盡絕其萌芽。如何可輕說得箇無。

字。夫子所以急提醒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此本是學者所不可及之事。亦是必可及之事。然不是容易及之事。視爲容易。則用力必疎疎。理欲夾雜而不能辨也。用力必淺淺。則私欲乍發而不能制也。始見爲易而驟進。繼必見爲難而遽退。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世上紛紛多故。由於人我之見未化。亦未必非急化人我之見。有以致之。夫子此言。不是貶駁子貢。正欲其反而求之。切實之地。以漸及乎此也。求及乎此。無他。亦曰恕而已矣。夫子平日告子貢曰。能近取譬。曰可終身行。皆與此言相表裏。蓋由生而熟。由難而易。由恕而仁。聖門教人。一定之次序也。他日

子貢問性天道之後亦深服夫子之教不瞞等此章亦其一端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汲汲去理會恕字或束縛於氣稟習俗人欲而不能恕則當如孟子之強恕無忠做恕不出則當由盡已而推已恕字工夫熟則仁在是矣何不可及之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這一章見聖人教不瞞等之意但教不瞞等四字不要粗看了學者淺深生熟之等不是教者十分明白十分留心看不清楚要在這四字內想見聖人一段至誠至明的心方好文章性天道原不是一件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但此章是說夫子有教

人文章之時有教人性天道之時不是說文章內得性天道也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的亦不是常言的要玩註中罕言二字看學者火候到時方與之言若火候未到則不輕與言故曰罕言子貢此語蓋與多學而識章相去不遠故深有得於性天道而歎夫子教法之妙若使夫子早與言性天道則亦不知其妙如此非徒不知其妙而強探臆度反將文章切實工夫不去着力便瞞等而無成了惟其起初不言專教他在文章上做工夫講求其理省察於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只是文章直至功夫既久方纔使理會性天道所以便能豁然貫通就聖門觀之如

顏子初時只教他去做博文約禮工夫到後來方能
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初時只教他去做精察力行工
夫到後來方能一以貫之方其博文約禮精察力行
之時未嘗與言卓立一貫之事是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及其卓立一貫之時亦必有一番指點一
番考驗則又未嘗不言性與天道也皆是這箇教法
其餘門弟子見于論語者夫子所教皆是文章上事
其後來性天道聞不聞不可知然總之文章性天道
是兩項工夫必不可躐等者也但有一說性天道不
可躐等然則今日學者未到顏曾地位便不必講求
乎如易之陰陽太極書之降衷恒性詩之曰明明且

以至中庸之天命孟子之性善皆當存而不論乎是
又不然昔朱子輯近思錄首卷卽列太極圖說或疑
陰陽變化性命之說非始學者之事呂東萊先生曰
後生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
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
有所嚮望而已以此觀之夫子當日教其餘門弟子
雖不與言性天道豈不一及其梗概乎止及其梗概
還當不得此章言字學者但不可專事乎此躐等凌
節耳非謂可存而不論也若梗概也不曾知道便說
我不敢躐等聽其茫然這樣人亦難與入道

子曰舜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這一章開內朱子註是一樣意思。圈外程子註又是
一樣意思。今只當依朱子講。這有道無道都要切循
周情形說。不要泛看了。這知愚二字是就世態俗情
上論。知是謂其能自安逸。能自養重。就如說乖巧。一
般愚是謂其不知避險。不知辭難。就如說癡呆。一般
此處文法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一例不是真野人真君子。但自世俗視之。則謂之
野人。謂之君子耳。此知愚亦不是真知真愚。自世俗
視之。則謂之知。謂之愚耳。太抵世俗見識。不過在
一身得失利害上起見。故如唐之件食中書。宋之三台
宰相。皆可謂之知。禹稷之三過不入。夫子之數環天

下。皆可謂之愚。夫子且不與辨。這箇只就其所謂知
愚者論之。彼所共贊者。其知不知。武子好處不在此。
此是人人做得來的。彼所共笑者。其愚不知。武子好
處正在此。此是他人做不來的。自古天下皆賴有這
等愚人担当。若無這等愚人。各人都揀安閒的去做。
個個思量自占便宜。便不成世界了。這箇愚不是一
時激發能如此。一時激發的。只可暫時支吾。稍久便
倒了。若如武子之百折不磨。不是其天性篤摯。學問
深沉。斷不能如此。無本領人如何及得他來。不可及
就在愚處見。不必說到成公復國轉危爲安。然後見
其不可及。蒙引以不避難爲愚。以保身濟君爲愚。

之不可及此誤也如此則是以成敗論人子總而論之自入看武子有知有愚在武子只是一箇忠而已當國家無事時宜乎安靜則以能鎮定爲忠當國家有事時須用扶持則以能冒險爲忠武子亦何知其爲知爲愚哉學者看這一章書便要思讀書人當有以天下自任的胸襟不可專效世間占便宜的人除分外之事不可做若職分之所當爲便當勇往直前不爲利害得失所牽制方成得一個人品此皆是依朱子講若依程註則知是露作用愚是沉晦不露委曲濟難意此各是一意太全新安陳氏謂蓋於艱險中能沉晦將國內國外註合作一意恐未是

註以有道爲文公時無道爲成公時考左傳文公時武子尙未立朝故明季講家欲將有道無道俱作成公時此蓋拘於父子相繼之例謂左傳成公初年審莊子尙在武子應未立朝然春秋時父子同在朝者甚多如何可遙斷只當依註

顏淵季路侍章

這一章總見聖賢之心公而不私皆從天理中流出皆是萬物一體之懷總是個仁但有大小之差爾故程子謂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蓋聖門雖罕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仁以爲指歸故子時師弟子問答間隨口說出無非是仁這仁似

愛之理却卽是心之德節節要想其天理之流行這章志字只泛說與下論專言用世之志不同太抵志是學問頭腦有了這志然後就上面做工夫今人都被私欲做主亦緣未嘗有志無所管束那私欲便撒行無忌了所以聖門最重這志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不同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無伐無施要看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之流亦抑然自下不過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爲伐施自無從生是亦

萬物一體之懷也子路問顏子之言覺得已雖不吝猶自見爲不吝其去吝也無幾已雖無憾猶自見爲無憾其去憾也無幾此所以爽然自失且意夫子之志必更有進於是者而願聞之亦可見其虛懷而不自畫矣夫子隨口說出老友友信少懷三句不是另換一樣話頭只是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之學不思其不公但患未必能盡公之量不思不去私但患未必能盡私之類人已之間有一毫間隔便是吾性之虧有一毫礙滯便是吾心之疵故老者朋友少者人不一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我痛癢乃身之事雖天地有憾毫舜猶病總

無一毫間隔。雖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而總無一毫凝滯。廓然大公。物各付物。天理周流。視無伐無施者。又不足言矣。此分明是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夫子不覺隨口流露。所以平日自勵。則曰。憤忘食。樂忘憂。惟恐有負此志也。教人。則曰。博以文。約以禮。欲其共求此志也。顏子之欲從末由者。此志也。子路之未足以臧者。此志也。惟浴沂。數語有此氣象。然特窺見之而已。未能實得乎此也。今日吾輩如何。能到得聖人這地位。真西山先生嘗論之曰。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蠱賊如戈戟。

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施。如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遠又高。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大全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所謂意思却只如此者。不拘說何樣。便見聖賢大小之分。子曰已矣乎章。

這一章是以改過望入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而惟欲人改過。故論語中屢言及之。而此一章說到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是所以能改之方。其示入之意。尤爲
喫緊。歎其未見。實深望其見也。須要先想。所以未見
之故。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
認做是處。此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
了。却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棄。或只在口頭說過。此
是不能內自訟。這有三件。一是爲氣質做主。而不能
變化。一是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是爲習俗陷
溺。而不能跳脫。所以不能無過者。由此三件。所以有
過而不能見。不能自訟者。亦由此三件。這三件帶了
一分。便成十分病痛。或暫開而輒蔽。暫強而輒弱。或
開於此而蔽於彼。強於此而弱於彼。或有一二分之

開而不能徹底悔悟。或有一二分之強而不能直前
決勝。或能見其過而不能內自訟。或能內自訟而又
不能見其過。此所以歎其未見。不必全然自暴自棄。
而後謂之未見。惟其未見。所以天下有過者多。而能
改者却少。氣稟物欲習俗三件。盤據膠結而不可解。
動於心而爲心過。發於口而爲口過。形於身而爲身
過。以至連事接物。無往而非過。或不當做而做。則爲
動之過。或當做而不做。則爲靜之過。或過在前而病
發於今。或過在今而弊伏於後。或於理上增一分。則
爲太過之過。減一分。則爲不及之過。雖其淺深輕重
之不同。而總之皆是過。學術之所以不能有純而無

雜世道之所以不能有盛而無衰皆由於此夫子所以深望之而不能不重歎之也然雖歎之而仍望之不止是空空歎息就及門弟子論之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可謂能內自訟矣却未必能見其過求之力不足非不自見其過也却不能內自訟若顏子之不貳過不遠復則皆從能見能自訟來雖其天資之美然亦必得力於夫子之激發其他弟子初雖未能如此後來因夫子之教而用力於此以自成其德者必多故未見非終不見也夫子特一時歎氣稟物欲習俗之難跳脫耳學者於此切不可草草看過此是聖門教人第一奧緊工夫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內皆有這一關戒慎恐懼便是不肯放過這一關不從這一關着力種種工夫皆不能透徹然見之訟之於既過之後又不若防之於未過之先防之之法無他亦只是戒慎恐懼

蔚州魏環溪先生有四種人說謂天下有四種人吾夫子皆歎未見竊嘗思之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而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弗驚也故未見也顏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驚矣猶未盡其分量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而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弗裕也故未見也聞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

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難
內自訟尤難。顏氏之不貳于路之喜聞。不亦庶幾
乎。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難如好
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容之尚德。不亦庶幾乎。何
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之卿太
夫。夙號名賢。相與周旋者。更不乏人也。然皆以爲
未見。予嘗撫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哉。學者
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按
魏先生此篇前言四種人。夫子皆歎未見。似及門
諸子無足當此者。末言人當求爲夫子所欲見之
人。則此四種人原可幾及。當時諸子親炙夫子之

教。亦必有幾及之者。所云未見。特就其始而言。非
要其終而言也。由前而論。可以懼。由後而論。可以
奮。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這一章見敬爲萬事之主宰。卽就簡言之。非敬不可。
天下固有敬而不能簡者矣。未有不敬而能簡者也。
不敬而簡。則其簡爲苟簡之簡。而非簡要之簡矣。記
者所以記此章。專爲這一箇敬字。特因論雍而及之。
故詳敘其始末耳。夫子許雍可使南面。不是專許其
簡雍的好處。儘多故註合寬洪簡重言之。夫子的意
思。只是謂世之論南面者。大約以政事爲重。而不知

德行可以兼政事。如雍者人知其爲德行之科而不知其卽政事之才也。仲弓聞夫子之許之見子桑伯子之爲人與已有相似而不同者故舉以質之以觀夫子之去取何如。伯子與雍相似不同處亦不專在簡。夫子特就簡言之。蓋見周末文勝天下病在煩苛得簡如伯子者亦可救得幾分。如漢初承秦之敝文景以黃老治之天下亦得休息然曰可也則非全許之辭。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但見夫子許其簡不能不深防其獎焉謂簡固治民之一法然敬是簡之本領有一種居敬而行簡的是有本領的簡有一種居簡而行簡的是無本領的簡居敬則中有主而又

能每事順理省去煩苛則簡必得中不亦可乎。居簡則中無主而又每事率意一味疎略則簡必失中豈不太簡乎。蓋居敬則煩有煩之妙簡有簡之妙卽使未必得中猶賢於任意者而况其得中者乎。居簡則煩有煩之病簡有簡之病卽使有意求中決不能得中而况好以偏勝者乎。舍敬而言簡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必說到晉魏之放蕩卽如文景之與民休息而禮樂謙讓未遑亦不無太簡之弊。夫子於伯子所以僅可之正是此意若使伯子有居敬本領夫子將舉之以爲南面法豈特僅可之已哉。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言則默契焉所以夫子不覺喜而

然之。這雍之言然一句。蓋深有味乎敬之一字。恍然於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克艱。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綱。皆在雍一言中。與修己以敬一章。蓋相表裏。非沾沾爲一簡。辨也要之。仲弓之言。原本於夫子。夫子所謂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卽居敬之意也。乃仲弓於問答之際。隨口拈出。可見其平日書紳服膺於斯也久矣。學者能如是。庶幾不負師訓也。哉。然更有一說。居敬固是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居敬只是心操持。始終勿懈。便是若行簡。非格物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稍認不真。便以煩瑣爲精詳。以粗疎爲簡要。總能

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其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層。較程子之說。更爲精密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便須將敬的工夫。着實去做。此是聖學做始。做終工夫。不是到南面時。方纔做的。做得敬熟。胸中便有主宰。再去做窮理格物工夫。事事要講求。個中道。就煩簡言之。便須煩簡得中。瑣碎淵畧均爲不可。自日用常行。以至治國平天下之事。俱要細心斟酌。臨事方不至偏勝。勿謂此只是爲臨民者言。與學者不相干也。

子華使於齊章

這一章就取與辭受上見聖門精義之學。義是個恰

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的然惟聖人則
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曾子之一
以貫之亦庶幾乎此其他不是不及便是過故聖人
隨處裁之使到恰好處卽如一取與辭受不但不當
取而取不是義卽不當與而與亦不是義不但不當
受而受不是義卽不當辭而辭亦不是義苟爲非義
無論大小皆是病痛皆非君子之道子華使齊而冉
子與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慷慨的事豈不可以
救天下之吝然夫子則以周急不繼富裁之雖先與
釜與庾若欲委曲遂其與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
當與也原思爲宰而辭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廉

潔的事豈不可以挽天下之貪然夫子則以一母字
裁之雖與隣里鄉黨若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然
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冉子之心甚厚也然
恐厚之過而傷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非不知原
思之行甚高也然恐高之過而越乎義其病有不可
勝言者自春秋之末大道日晦士多好爲已甚之行
與之之過則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辭之之過則至
於陵仲子之怪僻自非聖門立此大中至正之矩
天下好勝之風日甚一日何所不至哉子思取中庸
二字著書以示學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皆卽是此
章意思然朱子又嘗論之曰學者未得中道不幸而

過寧與無客寧廉無貪此蓋深惡貪吝之徒惟恐其托於一介不與之說以益其陋托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故發此論所以儆愚不肖而非謂與廉遂可過也孔門弟子無一人不望中道上走然各因其氣稟學問而或過或不及如先存一寧過之念在胸中則其離中道必益遠矣更有一說若欲一事合義也還容易至欲事事皆然都要到那恰好處不是工夫至熟安能如此顏子惟竭力於博文約禮然後能見其卓爾曾子惟隨事精察而力行然後能一貫學者不可將這章書看粗了這不過是一個義之樣子須要就這個上擴充去直做到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地位方是聖人裁成學者之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這一章總是勉勵及門之爲仁不是稱顏子貶諸子仁者吾心之德本與心是一物惟聖人純亦不已則到底是一物自聖人以下不免私欲之隔心與仁遂分爲二則以學力之淺深爲離合之久暫如同也平日用力於博文之功已深其心至明明則於天理人欲之界辨之至晰用力於約禮之功已深其心至健健則於天理人欲之界持之甚力故顏子言動其心常在於仁也造次顚沛其心常在於仁也直至三月之久而能無間則回之於仁也可謂強矣然猶不能

無達於三月之後。則回不可不勉也。至若其餘非不博文也。而其辨理欲不能如回之至明。非不約禮也。而其存天理遏人欲不能如回之至健。故一日之內。其心或至於仁矣。而一日之外。卽不能不離。一旦之內。其心或至於仁矣。而一月之外。卽不能不離。回之心在仁之內。而爲主。尙不可不勉也。其餘之心在仁之外。而爲賓。愈不可不勉矣。非謂回三月之外。其心便流於欲也。而不能不稍一問焉。是卽達也。非謂其餘日至月至之外。盡汨於欲也。而不能不夾雜焉。則不可謂至也。真西山先生謂欲字有輕重。當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

到無絲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此說得最有分寸。然又須知此皆是孔門弟子用功未至時境界。若到後來。顏子不遷不貳。如有所立卓爾。則不但三月不違而已。其餘或聞性與天道。或唯一貫。晚年進德者。當不止十二人。則亦不但日至焉而已。入之心豈有一定哉。亦視其學力何如耳。今日學者。切不可將諸賢之淺深。作一故事看過了。要在自己身上體察。張子注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今日學者。若曾將太全看過一遍。則內外賓主之辨。便明明白白了。然未見其勉勉循循而

不能已有幾非在我之妙者何也豈非只作一故事看過乎須要刻刻在自身上省察吾之心比回如何比其餘如何一念動便要辨其是天理是人欲是天理矣又要辨其爲內爲外爲實爲主於此看得破立得定自然不能自己如顏子之欲罷不能矣

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閉門合眼靜坐此不可不知

子游爲武城宰章

這一章見聖門取人之正大而學者持身之法亦可

見矣蓋取人一節在一邑則關係一邑之風尚在天
下則關係天下之風尚夫子見春秋之時世風不古
廉隅漸弛急思得人以維之故刻刻留心處處採訪
當日及門高弟胸中皆有這個念頭故夫子見子游
卽以得人問而子游卽以澹臺滅明對一問一對皆
從下段拳拳挽回世道之意發出不但從一邑起見
也但得入最難惑於邪媚者固不足言亦有聰明蓋
世之人而取舍錯謬故急政事者多引進權術之士
好文學者多崇獎浮華之流如秦孝公引進一商鞅
宋神宗引進一王安石皆禍貽社稷漢武崇獎一司
馬相如唐明皇崇獎一李白不知壞了多少風氣子

游方任政事而不尚權術素好文學而不貴浮華獨取一等寧方無圓寧朴無華世俗所不喜之人其見識力量加於人一等矣以此端一邑之風尚則可以杜巧利之門而塞奔競之路以此維天下之風尚則可以不遂變爲戰國者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維持之後世之天下猶知方正之足貴而脂韋之可耻者亦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救勉之道章書直是世道人心。中流一砥柱不要看輕了。然此只就取人者言也。若學者持身亦不可反覆玩味於此。大抵讀書人甘心苟賤者有幾人只是不知世間方正一途爲可

貴不免隨波逐流愈趨愈下。試觀滅明一徑尚不肯由一偃之室尚不肯私謁何處可以苟且得苟吾有一毫見小欲速之心皆滅明所深鄙也。有一毫枉已徇人之念皆滅明所深嫌也。人品雖不一這個却是根本根本一差萬事瓦裂。無論爲狂爲狷爲政事爲文學皆不足觀也矣。故須認清路頭立定腳跟寧爲拘謹勿學通方寧爲疎簡勿學周旋。此持身之法也。吾輩今日欲學四科十哲當先從滅明始。

今自不孝而十世留正其報中

